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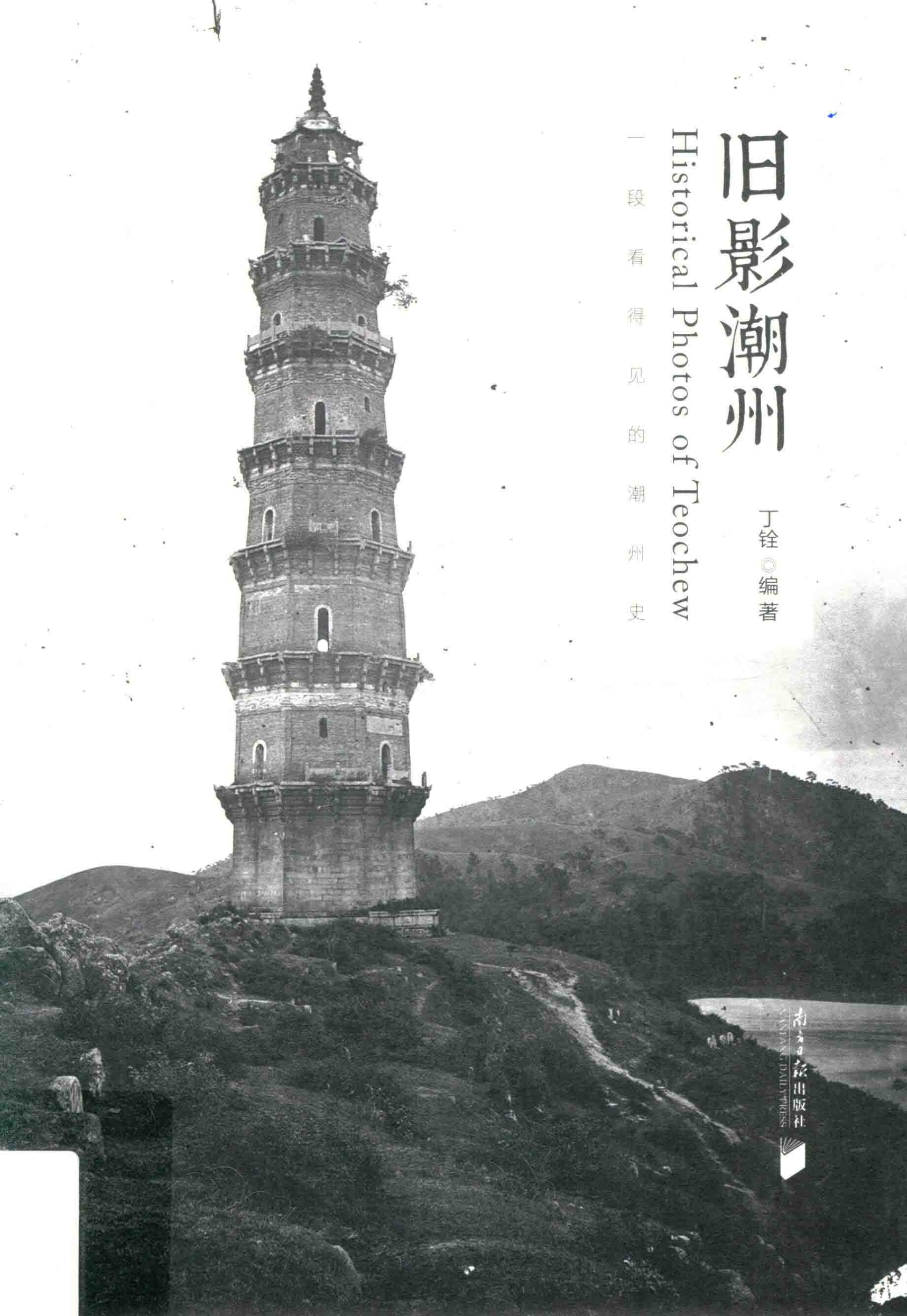
旧影潮州

丁铨◎编著

Historical Photos of Teochew

一段看得见的潮州史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旧影潮州

Historical Photos of Teochew

丁铨◎编著

我们看到这座城的过去

谨愿潮州之风物

得以善存

拾回本真雅致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旧影潮州 / 丁铨编著. — 广州 :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5491-1065-0

I. ①旧... II. ①丁... III. ①潮州市 - 地方史 - 近现代 - 摄影集 IV. ①K296.53-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06080号



旧影潮州

Historical Photos of Teochew

编 著: 丁 铨
出 版 人: 周洪威
责任编辑: 佘燕婉
装帧设计: 佘燕婉
地图绘制: 黄珂展
责任技编: 王 兰
责任校对: 阮昌汉 王 燕
出版发行: 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120千字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3月第2次印刷
定 价: 58.00

投稿热线: (020) 87373998-8503 读者热线: (020) 87373998-8502

网址: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press> <http://www.southcn.com/ebook>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献给我的家乡

序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接到《旧影潮州》书稿的那一瞬间，我真的是又惊又喜。惊的是，这事本该由我来做——多年前读约翰·汤姆逊的《中国和中国人影像》与《镜头前的中国》，就注意到三元塔等有关潮州的老照片；撰写研究晚清画报的著作时，也曾格外留意有关潮汕的图像资料——这下可好了，有人捷足先登。喜的是，作者很用心，且充分发挥年轻一辈熟悉网络的优长，做得比我想中的好。激赏之余，欣然答应撰序，且并非居高临下的“鼓励”，而是表达感激之情——借助此书，我得以重温家乡那日渐远去的面影，同时，学习那“一段看得见的潮州史”。

今日中国，从政府到民间，都在强调“与国际接轨”；反过来，如何关注自己脚下的“这一方水土”，则成了看得见摸不着的短板。几年前，我发表《俗文学研究视野中的“潮州”》（2010年4月11日《南方都市报》），谈及先贤整理潮汕文献的功绩，除了《潮州诗萃》（温廷敬辑）、《潮州艺文志》（饶锬、饶宗颐著）等大书，还有许多深深介入了现代学术潮流的“小书”（如1920—1930年代丘玉麟、林培庐、杨睿聪等潮汕学人的工作），同样值得关注。文章最后谈及：“作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读书人，谈论潮汕文化，需要‘同情之了解’，更需要切切实实的体会，以及深入骨髓的探究，而不是什么‘提倡’或‘表彰’。”说这话，很大程度是在自我检讨，因起意虽早，却至今未能腾

出手来投入“潮学”研究。

《旧影潮州》的作者丁铨是潮州人，80后，摄影记者，在媒体工作，这几点决定了本书的基本特色：第一，对这座古城充满温情与敬意，且因熟悉周围环境，得以寻访老人，确定拍摄方位及建筑名称；第二，善于利用网络搜索，除诸多潮州老照片外，还有据此制作的铜版画；第三，摄影师的专业知识，使得他处理图片以及谈论湿胶棉摄影法、移轴镜头时得心应手。说实话，这书换我来做，不见得能达到如此水平。眼看家乡的年轻人有这般兴致与能力，着实让我欣喜，也乐得从此放下那原本就有点力不从心的写作计划。

封面上这幅三元塔，拍摄于1870年，是目前所知潮州影像史的开端。此塔六层以上在1918年的地震中垮塌，故约翰·汤姆逊的这幅作品弥足珍贵。但若放在全国范围审视，同时期的照片中，砖塔、寺庙、城墙、集市等比比皆是，三元塔算不上特别稀奇。要说兼及建筑、风物、人情与影像，最值得关注的，还属那横卧在韩江上的湘子桥。

大概每个潮州人都会记得这首民谣：“潮州湘桥好风流，十八梭船廿四洲，廿四楼台廿四样，二只銚牛一只溜。”此桥初建于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历朝多有扩建与修葺，至明宣德十年（1435年）方才大致定型，据说是世界上第一座启闭式浮桥，很是上镜，也很能吸引游客的目光。1870年约翰·汤姆逊拍摄此桥的惊险过程固然有趣，但20多年后，礼荷莲拍摄的照片画面更为饱满，且包含更多可供解读的生活细节。若有闲暇，仔细爬梳不同时期的湘子桥影像，参阅“余自少留心乡邦文献”的饶宗颐年轻时所辑《广济桥志》，再加上了解此桥1958年撤去梭船、加固桥墩、架以钢梁，改为可通汽车的现代桥梁，以及2007年以修旧如旧为准则、以重现明代风貌为设计依据，重新变身为旅游观光步行桥的整个过程，绝对是一次意味深长的“知识考古”。

今天的潮州古城，吸引广大游客的，除了广济桥（湘子桥）、开元寺、韩文公祠、许驸马府、己略黄公祠、笔架山潮州窑遗址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大名鼎鼎的牌坊街。可惜，让今日游客惊叹不已的重重叠叠22座石牌坊，至2004—2009年间复建。真正显示古城风韵的那39座牌坊，因妨碍交通，1951年4月便基本上拆光了。这比北京拆牌楼及城门还早了三年多。剩下的三

座，“岳伯”“省郎”二坊难逃“文革”厄运，只有北马路的忠节坊硕果仅存。

《旧影潮州》专设“凭吊潮州牌坊”一节，收录诸多老牌坊的“遗照”，供后世读者缅怀。这些照片拍摄时间不一，且比较靠后，这本是其弱点，没想到作者灵机一动，转而谈论起牌坊上的海报及标语，借以看出时代风气的变化。

随着1860年汕头开埠，潮州作为府城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因此，史家谈论近代潮汕，焦点明显从潮州转向了汕头。大趋势确实是如此，但不该完全抹杀古城潮州的现代转型。当我看到一百多年前潮州的弃婴岛（第49—51页），了解时钟楼的钟声曾响彻古城、惠及三溪（枫溪、意溪、澗溪）（第98—105页），以及1917年为响应新文化运动而组织的潮安青年图书社坚持活动多年（第208—209页），实在按捺不下喜悦的心情——我那处于“省尾国角”的家乡潮州，清末民初，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闭塞呀。

谈及当代潮州的“闭塞”，我曾举了个例子：1978年初上大学前，我没有见识过火车。所有人听到这个细节，都会长叹一声，深表同情。可我知道，历史上潮汕之间是有铁路的，要不，从潮州到汕头的公路怎么会叫“铁路线”呢？这条1904年8月动工修建、1906年11月建成通车、1939年6月因遭日军飞机轰炸而拆毁的潮汕铁路，竟然是近代中国史上第一条由华侨投资兴建的纯商办铁路（第32—33页、第152—158页），这倒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也曾走在时代前列的潮州，什么时候、因何缘故，变得日渐保守与落寞？这是我特别希望了解的。时过境迁，重新崛起中的潮州，有必要牢记且直面此惨痛的教训。翻阅这些老照片，仿佛穿越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喜欢或关心潮州的你我，怎能不百感交集？

2015年11月24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自序

这本书得以出版，或许是因为潮州人的潮州情结。

2009 年末，我还是名在校大学生，偶然间在外国网站上看到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的潮州影像，那些从小熟识的风景一时陌生起来：原来一百多年前的家乡这般模样。

放大那些照片，我像一名老学究似的细察每个留长辫的清人的衣着神情、每栋建筑物上的蛛丝马迹，那种穿越感来得强烈真切。其中大部分历史影像附有详细的英文说明，于是当时，我将它们整理翻译，并在潮州的本土论坛上发帖。出乎意料，有很多人评论和转载。

后来，我开始断断续续从外国网站、旧书市场等渠道找寻与潮州有关的历史照片，再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用读照片的方式分享及讲述它们的故事，试着拾回某些遗失的历史细节。在这过程中，我重新阅读那座被呼作潮州府的城，身为游子的我，通过它，保持着与故土的联系。

一百多年前的潮州恐怕比今天还要开放，通商口岸的设立，带来了洋人洋货；民间资本家的经营在民国初年达到鼎盛；由于水路发达，港口成为连接香港和上海之间的重要码头，同时也连接了整个东南亚的华人贸易。而这吸引了不少欧美人或为传教或为生意来到潮州。那时，他们较早拥有相机和掌握摄影术。事实上，潮州清末时期的老照片数量在全国城市中是名列前茅的，在广东省境内可能也就仅次于广州和汕头。从这些老照片，比如直插云霄的三元塔、横跨韩江的湘子桥、贴满广告的旧牌坊……可以看到传统摄影技术的强大。它

通过移轴透视效果，呈现的实物有准确的还原度，使我们在看这些建筑物的时候，仿佛走进了黑白老电影里，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日积月累，将拙作进行整理，大致从时间上理出一点脉络。从约翰·汤姆逊于1870年拍下的第一张照片算起，此后二三十年，一批过境潮州的传教士，以礼荷莲、克里斯、约翰斯顿等为代表人物，为潮州留下珍贵的照片。接着，辛亥革命以降，民国时又涌现一批明信片，其间日本佛学教授关野贞和常盘大定到访潮州时也细致记录下开元寺、韩文公祠等。及至日军侵华时期，通讯员喜多拍下攻占潮州城的“罪证”。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些那个时代特有的影像资料开始被存于档案馆，亦开始有了更多个人影像。

这，是一段看得见的潮州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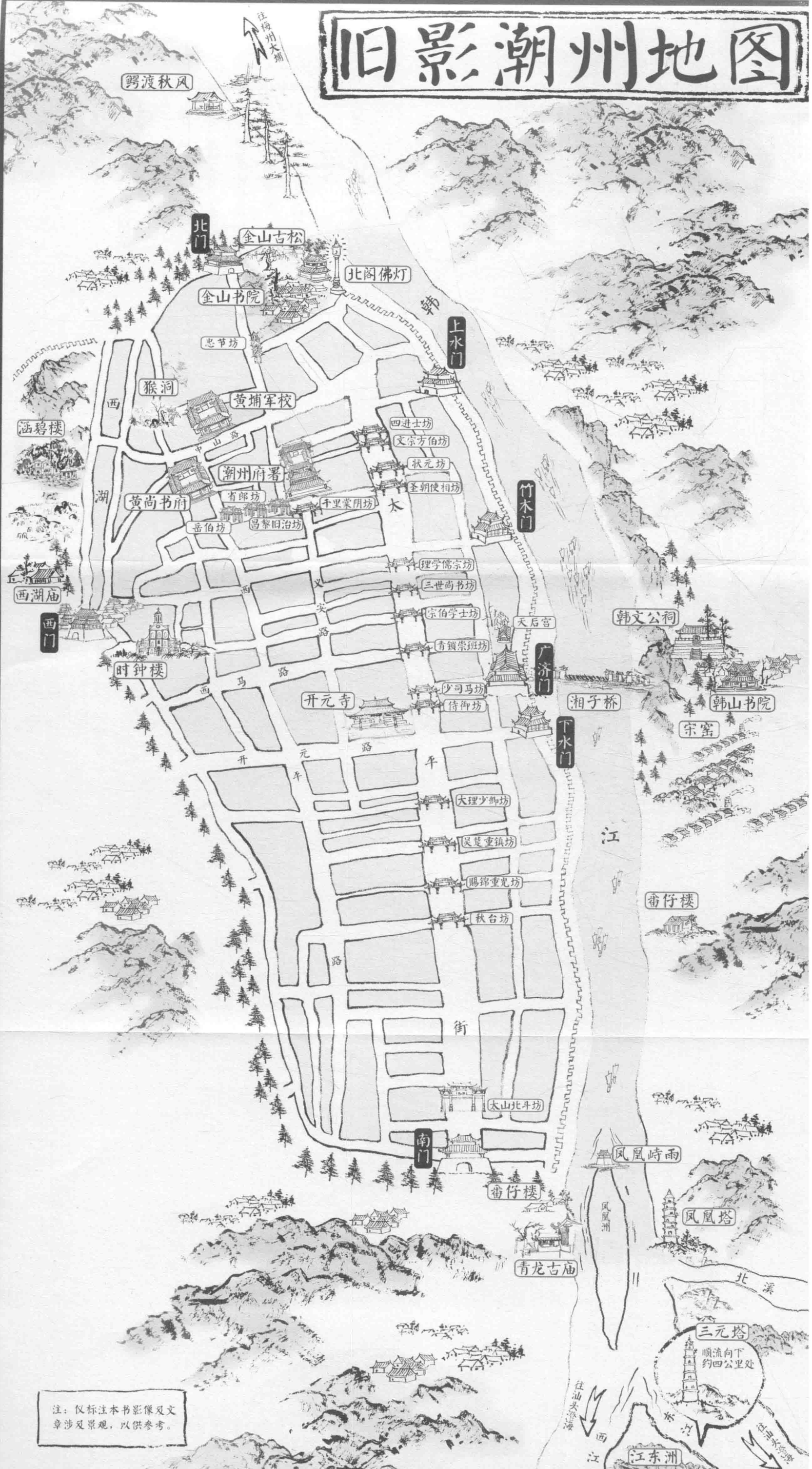
本书挑选了部分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影像，是潮州早期的影像。这些老照片让我们窥见历史原貌，多少能为已遭破坏或毁灭的建筑物提供修复时尽可能修旧如旧的依据。它亦提供了历史的细节，我们得以看见文献和口头相传的历史，甚至被时光完全遗忘的一鳞半爪。

慢慢地，我似乎觉得那些能讲述潮州历史的人正渐次老去，古籍里的记载又像是隔着厚实的高墙。潮州的影像史恰是段缺失的历史，亟待补充。我通过收集散落在本土或外域的这些珍贵影像，试图来填补这一缺失。至少，在网络和读图时代，我的同龄人愿意听，以至于他们会参与发现老照片的行动，提供相关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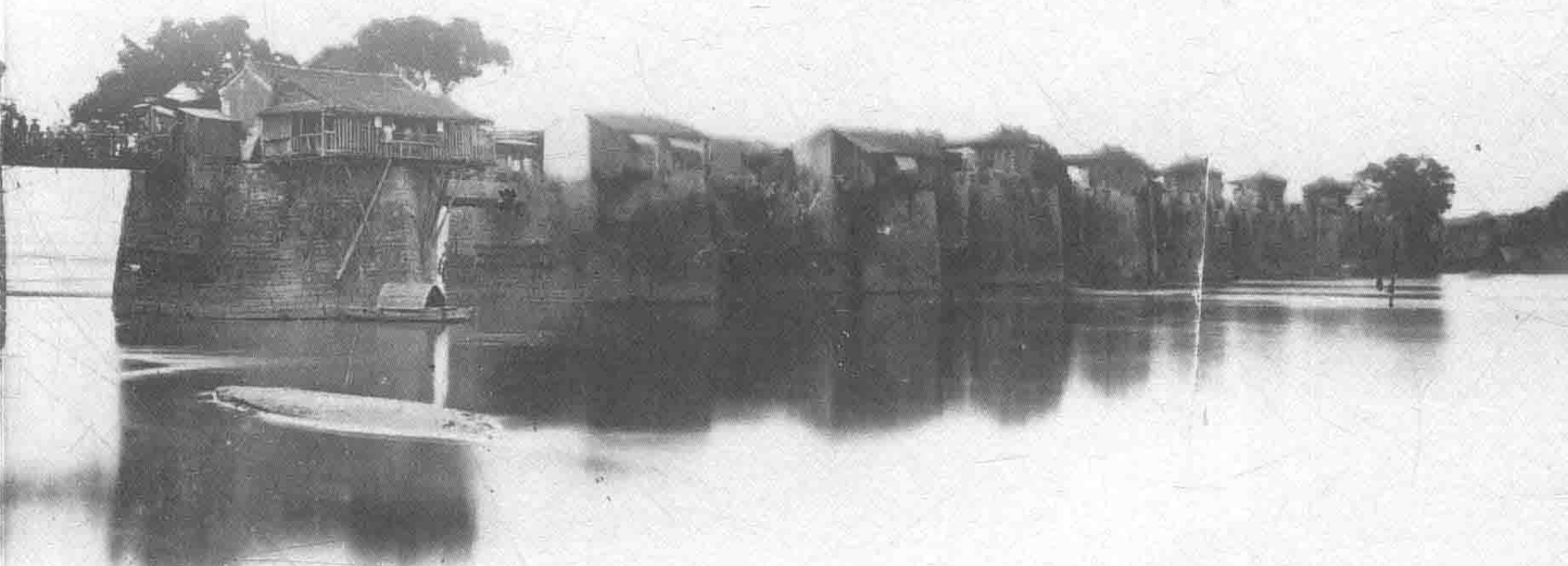
于是便希望借这扇窗，进而尝试去做更多的事情，譬如让更多本土年轻人参与进来，进行口述史创作和在地文物文化保育等。潮州老照片的收集和探寻应该是开放的、无止境的，是众人的力量汇聚的，是不断更新、校正和完善的过程。

至于这本书，我想，是个引子便足矣。

旧影潮州地图



注：仅标注本书影像及文章涉及景观，以供参考。



目录

001 第一章 旅程

002 约翰·汤姆逊在潮州

024 礼荷莲的镜头

032 旅行家阿诺德主编的书

040 翻开莉娜·约翰斯顿的相册

053 克里斯·保罗之旅

062 日本大师的佛教踏查记

086 美斯特·约翰的韩江舟行

090 法国游客的回眸



096 第二章 风物

098 圣母进教之佑大堂的钟声

106 寻觅番仔楼

112 凭吊潮州牌坊

150 韩江上的火船

152 中国第一条商办民营铁路

159 排列着店铺的岳伯亭街

162 金山上的风景

164 西湖畔的涵碧楼

168 湖山图画

170 黄埔军校第一所正式分校

172 湘子桥上的镇水銚牛

176 明信片中的潮州八景

198 第三章 人像

200 吸食鸦片的潮州人

202 百年前潮州女子的嫁衣

204 清末潮州女子的发型

208 潮安青年图书社的潮安青年

210 陈兆棠是谁

214 虚云老和尚在开元寺

220 参考文献

221 后记



第一章 | 旅程

约翰·汤姆逊在潮州

当我们谈论潮州历史的时候，我们谈论什么？我们习惯在历史文字里寻觅蛛丝马迹，忽视摄影术发明以来记录历史的功能。

这里，我们谈论起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 1837—1921）。

我们不谈论他周游世界，第一个拍摄了吴哥窟；不谈论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御用摄影师；不谈论他给恭亲王奕訢、李鸿章和两广总督瑞麟拍过肖像。我们只谈论他 1867—1872 年间，历时五年在中国大地拍下的照片中，于潮州府城拍摄的四张。

那四张照片诞生于 1870 年，清同治九年的晚秋：他从香港坐船在汕头埠登陆，再沿韩江北上，先到达江东，拍下三元塔，接着在涸溪拍下凤凰塔。后来或许天色已晚，于是，他在潮州府唯一的外国人、英国副领事^[1]家睡了一觉。次日天还没亮，便起床拍摄湘子桥。这是从《中国与中国人影像》（*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及《镜头前的旧中国》（*Through China with a Camera*）这两本书中我们大致能推测的他在潮州的行程，当然这也仅是推测。没人知道他在潮州待了多久，只知道他旅行的下一站是厦门。

他在中国的那段日子，清朝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又从太平天国内乱中喘过气来，在崩亡前有了点“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回光返照。而省尾国角的潮州城则经历了从《天津条约》规定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到三万潮州城

[1] 汤姆逊所说的英国副领事有可能是阿查礼（Chaloner），他早在 1860 年就任汕头英领事馆的翻译。1869 年英皇家军舰金龟子号事件后，舰队司令 Jones 要求阿查礼到潮州府陪同镇压。1866—1869 年是 M. William Cooper 初任驻潮州府领事代理，1869 年改署台南领事。刚好这一年阿查礼到潮州陪同镇压，代职任驻潮州府领事。

民众奋起反抗英国领事，从《北京条约》中重新将口岸移到汕头，到最终英国领事入潮事件被平息的日子。汤姆逊过境潮州府时，正是那段日子中潮州人“华夷之辨”、排外情绪严重的时期。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湿胶棉摄影法（Wet plate processing）才发明十多年，它有着无与伦比的成像效果，但拍摄前须在玻璃板上涂布火胶棉乳液，再架设移动暗房就地冲洗，经过显影、定影后，将图像固定在玻璃底版上。“这是化学上最严格的方法”，当时他要花上很长时间才能完成一张照片的拍摄，再迅速花半个小时的时间让影像固定下来。这让他不得不随身携带大量笨重的设备，汤姆逊为此雇佣了几名脚夫搬运。于是，从未见过照相机的潮州人，在汤姆逊拍摄湘子桥时，很自然地认为他要架起大炮进行攻击。

排外及误解导致的结果是：他被潮州人用砂石投掷驱赶。这个历史片段被其用照片记录了下来，再以西方人的视角写下《潮州府的桥》一文。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他不敢在潮州久留，只拍了四张。要知道，他在其他到过的城市均拍了不少照片，这大概算是一种遗憾。

当然，更多的，还是潮州人的福分。我们能看到那些最为美好的潮州风物140多年前的模样，看到还未被48年后（1918年）地震震塌掉塔顶的完整的三元塔。他让西方人第一次看到一个名叫潮州府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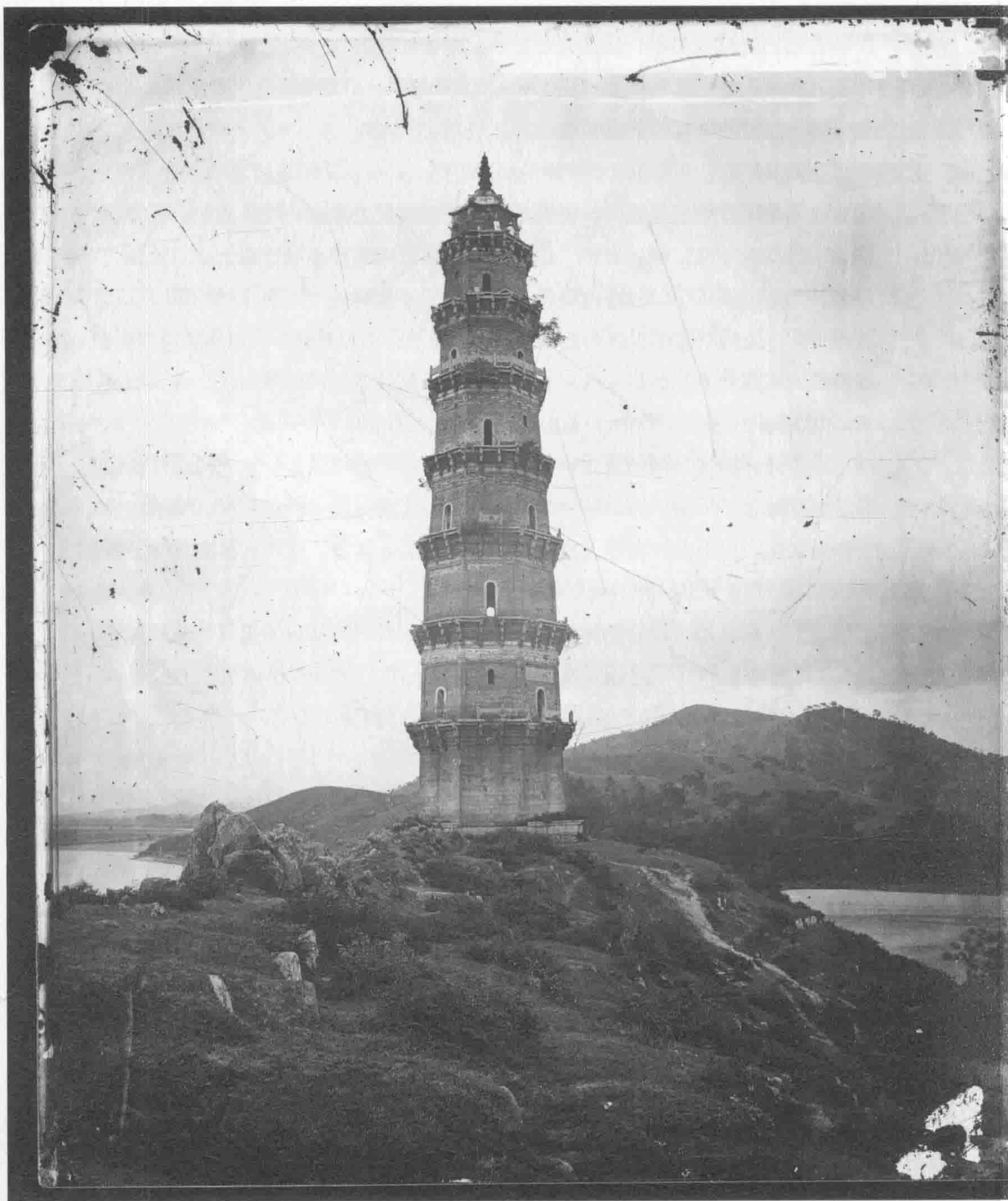
换句话说，潮州的影像史在1870年秋开始了。

三元塔：潮州的第一张照片

那一年，游历完台湾之后，汤姆逊在一本书的自序中写道：

回到大陆，我游览了汕头和潮州府，这里以他们优质的糖和稻米、好斗的宗族以及村庄之间的战争闻名，让人想起苏格兰的封建时期。

那本书名叫《中国与中国人影像》，出版于两年后的英国，那是至今有关中国及中国人影像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这张规格为 25.5 厘米 × 30.5 厘米三元塔照片，是潮州历史上第一张照片